



广西各民族发展丛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重点学科资助

丛书主编：梁颖 何龙群

DUANLIE YU YANXU

MAONANZU JIATING SHENGJI YU

WENHUA YANJIU

断裂与延续

毛南族家庭、生计与文化研究

何海狮 著



 民族出版社

国家民委“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跨境民族”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资助

广西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中心”项目资助

“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广西特聘专家岗项目资助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点建设经费资助

广西教育厅民族院校特色专业建设经费资助

广西各民族发展丛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重点学科资助

断裂与延续

毛南族家庭、生计与文化研究

何海狮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裂与延续:毛南族家庭、生计与文化研究/何海狮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5. 4

(广西各民族发展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13828 - 9

I. ①断… II. ①何… III. ①毛南族—村落—社会变迁—研究—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IV. ①K287.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1883 号

策划编辑: 虞 农

责任编辑: 朴雪梅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195 千字

印 张: 7.25

定 价: 21.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3828 - 9/K · 2436(汉 1353)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广西各民族发展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	梁 颖	何龙群					
副 主 编	韦茂繁	容本镇	袁鼎生	周建新	秦红增	韦树关	
顾问	范宏贵	张有隽					
执行主编	周建新						
编 委	韦树关	韦茂繁	玉时阶	甘品元	李土玉	李富强	何龙群
	吴盛枝	周建新	罗树杰	张泽忠	容本镇	徐杰舜	秦红增
	覃主元	袁鼎生	梁 颖	龚永辉	海滤太		

总 序

20 世纪 50 年代，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次调查是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相适应的，它为我国开展民族识别、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制定各项民族政策、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各项事业、加强民族研究工作，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丰富的资料，其作用是巨大的，意义是深远的。

作为这次全国性大规模民族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也组织了精干力量对广西各民族社会发展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形成了《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7 册）、《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9 册）及苗族、京族、侗族各 1 册等一系列调查成果，1954 年由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当时的调查为广西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资料，其社会、经济、文化意义直到今天仍有较大影响，学术价值十分珍贵。

跨入 21 世纪，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广西各民族和全国其他地区民族一样，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推进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危机，如何坚持科学发展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保护与发展，已成为一个

十分重大的课题。

为了深入了解和充分把握广西各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情况，广西民族大学根据学校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的需要，在全区启动了新一轮广西各民族社会发展调查研究。2004年，由何龙群校长牵头申报的“广西各民族社会发展调查”研究项目被列为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学校投入28万元进行项目建设。这次调查研究既是一次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也是一次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同时也是广西民族大学为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打造文化大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采取的具体行动。

两年多来，广西民族大学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为组织单位，整合了全校的力量，在广西各少数民族地区以村为单位选择了14个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广西世居民族村寨为调查点，开展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调查。调查内容涉及社区基础材料、人口、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婚姻家庭、社会结构与民族政治、地方法律与社区管理、宗教信仰、教育、科技卫生等。为做好这次调查，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以及其他学院的师生多次深入调查点开展调查问卷、深度访谈等工作。参与调查的广大师生不怕风吹日晒，寒冬酷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收集了该地区各民族社会变迁发展的第一手材料。2006年春，在课题组全体师生的艰苦努力下，广西各民族社会发展调查工作顺利完成。又经过一年多的写作和补充调查，“广西各民族发展丛书”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

“广西各民族发展丛书”是广西民族大学全体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丛书共分14册，分别为：“壮族卷一”“壮族卷二”“瑶族卷一”“瑶族卷二”“侗族卷”“苗族卷”“回族卷”“京族卷”“水族卷”“仫佬族卷”“仡佬族卷”“彝族卷”“毛南族卷”“汉族卷”等。丛书以各民族典型村寨为代表，客观地反映了广西12个世居民族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取得的成就。在选点上，个别是对20世纪50年代调查点进行追踪调

查，但绝大多数是在新的调查点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本套丛书紧紧抓住变迁和发展两条主线，不仅以民族志的手法着重描述各民族现实情况，而且兼顾半个世纪纵向发展中的阶段性比较，个别分册由于论述的需要，甚至追溯到了更早的年代，从而使丛书具有了一定的比较研究深度。

丛书的编纂出版意义重大。一是对深入研究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如何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加快发展的思路，为广西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意见；二是很好地记录和保存了大量丰富的民族学资料，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学资料，为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研究补充了新的学术养分，有力地推动了广西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三是锻炼和培养了学术队伍，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为广西民族大学 2008 年申报民族学博士点打下了坚实基础；四是扩大了宣传，使广西各民族在面向东盟的改革开放前沿，更多地被世界所了解。

这套丛书资料翔实，整体风格多样统一，语言生动丰富，具有很高的资料性和学术性，也适合国内外一般读者，既可视作了解广西各民族情况的基础读本，也可当作进行学术研究的参考文献。它的编纂出版，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积极有效地保护和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发展意义。由于受调查时间和经验不足等原因限制，以及各分册主编自身学科背景的影响，丛书中一定还存在一些不足，还望各级领导、专家、教授以及读者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

梁 颖 何龙群

2007 年 3 月于广西民族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二章 背 景	(15)
第一节 历史背景	(15)
第二节 田野调查点概况	(29)
第三章 家 庭	(41)
第一节 婚姻：形式及变迁	(41)
第二节 家庭：结构及象征	(52)
第三节 结群：地缘与血缘	(65)
第四章 空 间	(76)
第一节 “颜”：家的空间格局及象征	(76)
第二节 打造“生命”：房屋的建造及仪式	(88)
第三节 空间变迁：市场环境与文化传统	(104)
第五章 经 济	(120)
第一节 毛南族经济发展的两个模式	(120)
第二节 “嵌入”视野下的毛南族传统种养生计	(134)
第三节 政府干预下的毛南族蚕桑业	(150)

第六章 文 化	(157)
第一节 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信仰	(157)
第二节 “肥套”仪式及其传承	(173)
第三节 毛南族文化的现代遭遇	(190)
第七章 结 论	(207)
参考文献	(214)
后 记	(224)

第一章 导 论

本书试图以毛南族民族志为切入点，反思我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小民族^①的现代化遭遇。在全球化与市场化不断深化的当下，小民族遭受到了急剧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他们如何在这场巨变中生存，如何实现社会与文化的延续和转型，如何安居乐业实现“中和位育”的理想，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本书围绕两个基本议题展开论述。

第一个议题是毛南族社会的“家特征”，围绕毛南族社会的家计生产、家庭结构、家屋格局及家庭仪式等主题的讨论，指出毛南族社会是以独立自主的家为核心特质，个体的家的延续与发展是毛南族的生活重心。笔者认为，只有充分理解和掌握毛南族的社会与文化结构核心，才能进一步探讨“传统走向现代”的话题。

第二个议题是毛南族社会的文化断裂与延续话题，讨论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嫁接起连通的桥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到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的讨论上来，通过借用“文化规模”理论，笔者认为小民族发展的关键在于自我管理，调整自身发展步伐，不因市场扩张、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导致族群与文化的同质化。这其实也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所在，是我们坚持民族区域自治

^① “小民族”指的是人口规模较少的民族。本书中，笔者也用“小民族”指代中国的“人口较少民族”。

制度的理论支撑。

小民族及其命运

“小民族”并无一个准确的定义。苏联民族学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用“小民族”指称人数上比较少的民族共同体。^①在欧美民族学界，这些群体被冠以“部落民”“初民”“原住民”“土著”等称谓。工业革命带来的商业化过程及科技发展，开启了西方国家在人口和消费方面的迅猛发展。这一发展，给小民族及其资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其中，小民族人口锐减是直接的后果之一。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约 4000 名土著在不到 40 年的时间里下降到 213 人。在 1830—1833 年间，加利福尼亚州约 85000 名尤库特人和温顿人被一场流行病一扫而光。在巴西，1900 年尚存的 87~230 个小民族群体，到 1957 年完全灭绝。^②

我国对小民族发展的特别关注源于费孝通等人的推动。费孝通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了他关注小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两个直接动因。第一，他早期接触到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被消灭的民族志案例，这些案例表明小民族是有可能被现代文明完全消灭的。第二，在 1998 年的一次会议上，一位鄂伦春女同志深切感受到其民族文化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忧虑地问他“人重要还是文化重要”的话题。^③于是，在费孝通的倡导下，2000 年，国家民委召集北大、中央民大和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共同组成“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分两批赴内蒙古、黑龙江、新疆、甘

① 参见[苏]库泽耶夫、[苏]巴边科著，王攸琪译：《苏联一些小民族集团民族文化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载《民族译丛》，1987（3）。

② 参见[美]约翰·博德利著，何小荣、谢胜利、李旺旺译：《发展的受害者》，48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③ 参见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 15 卷，351 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

肃、青海、云南、广西、西藏8省区,针对22个人口在10万以下的小民族展开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专题调研。^①此后,学术界对人口较少民族研究渐趋丰富化和系统化。以“现代化过程中小民族的命运”为主题的研究可以区分为以下三类别。

第一,文化接触过程中,小民族与大民族关系的研究。印第安人的遭遇是较为典型的实例。欧洲人与印第安玛卡人接触时,除带来了天花等传染病外,还大量侵占其土地。玛卡人与政府签订尼阿湾条约,用土地换取捕鱼、教育和保健的权利。政府实行强制同化政策,玛卡儿童一律送到教会学校或政府所办寄宿学校,禁止使用印第安语,只能讲英语,不许穿民族服饰。^②学者指出,印第安人在近一百年的遭遇可用一个词描述,那就是“失去”,失去人口、土地、法律地位,以及不同程度上失去文化、语言和族群认同。^③归根结底,小民族的命运是与工业化国家对人口及自然资源控制与利用欲望紧密相连的。在中国,国家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小民族命运的恶化。不过,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心”与“周边”的民族间格局并没有完全被打破,甚至在现代化、市场化、传媒发展等作用形成新的文化上的“中心”与“周边”格局。

第二,小民族社会与文化调试的研究。黄淑娉认为,印第安人的文化调试可区分为两类:一是权利抗争,包括公民权及自治权等;二是文化复兴,在土著保留地的基础上恢复传统仪式与信仰文化。^④在我国,讨论较多的是民族经济的调试,如“输血”与“造

① 参见《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研究丛书》编委会编:《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报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② 参见黄淑娉:《文化变迁与文化接触——以黔东南苗族与美国西北岸玛卡印第安人为例》,载《民族研究》,1993(6)。

③ 参见黄剑波:《小民族文化生存的人类学考察——以美国印第安人为例》,载《广西民族研究》,2003(3)。

④ 参见黄淑娉:《文化变迁与文化接触——以黔东南苗族与美国西北岸玛卡印第安人为例》,载《民族研究》,1993(6)。

血”的争论，又如强调内外合力的“参与式发展”探讨^①。近年来，民族旅游成为重要的融入市场的方式，其中，各色的“民族村”“民族生态博物馆”“民族生态文化村”成为重要的实践产物，其民族文化通过革除、保留、嫁接、创造等方式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博德利称之为“人类博物馆”，并指出这个过程本质是文化中心主义。^②

第三，对小民族发展理念的反思。对“现代”“前进”“进步”“发展”“先进”等话语表述及其背后的文化中心主义的深入剖析是破解小民族“现代化”迷思的关键。人类学家反对作为普遍范畴的“进步”话语体系，萨林斯将前工业时期采集民社会视为“原初丰裕社会”，并以此批判现代社会的“进步”幻觉。^③生态移民政策就是在这种话语体系下实施的。各级政府认为生态移民可以一举两得，一方面使生态环境免受原居民的破坏，一方面可以改善原居民生活水平，但是实际情况可能不尽如人意。以改善生活水平和贯彻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名义，小民族鄂温克人实施了生态移民，但是其生活水平却整体下跌，酗酒、焦虑、非正常死亡开始伴随着他们。他们呼吁能够“合法”地生活在森林里，继续过狩猎与饲养驯鹿的传统生计模式。^④顾桃导演的纪录片《犴达罕》(2013年)讲述的是鄂温克族人生态移民的故事，在其中一个镜头里，酗酒成性的维加痛心地说：“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这种反思也反映出，他们正在逐渐丧失生活的兴趣、信心和信念。

① 参见周大鸣、秦洪增：《参与式社会评估：在倾听中求得决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② 参见[美]约翰·博德利著，何小荣、谢胜利、李旺旺译：《发展的受害者》，293~29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③ 参见[美]马歇尔·萨林斯著，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石器时代经济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④ 参见谢元媛：《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以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为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在民族定居化过程中，“其发展的自主性越来越少，被发展的现实，成为一社会转型的变奏曲。然而在国家或地方的话语里面，又认为这一转变是一种‘进步’的方式”。^①

近三十年毛南族研究成果体现出较为强烈的“传统”和“现代”相区隔的格局，这亦反映出当下小民族发展的实际困境。困境背后则彰显出“进步”与“落后”的话语表述方式。本书的核心内容就在于探讨“传统”与“现代”如何衔接，小民族如何根基于自身传统，同时凭借其较小规模的优势，实现民族复兴与发展之理想。

毛南族研究回顾

20世纪80年代以来，毛南族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可以较为明晰地区分为毛南族传统文化以及毛南族经济变迁与发展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包括毛南族的文学、艺术、传统仪式风俗等；后者则主要是对经济发展及旅游开发等的分析。二者呈现一“静”一“动”的有趣格局，前者的研究对象被视为古旧的、原始的、停滞静止的，后者的研究对象则被认为是进步的、现代的、与传统割裂的。在以往研究中，二者之间很少出现可能的“衔接”，笔者谓之为毛南族研究中的“两张皮”格局。这种“两张皮”的研究现状值得我们深思。

（一）毛南族传统文化研究

毛南族研究中，传统文化的研究相对而言较为丰富，主要包括神话与民间故事、节日与民俗、“隆款”和“羌”等社会组织、“肥套”等仪式活动以及花竹帽等文化遗产等。笔者逐一介绍如下。

毛南族有着丰富的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如《万岁娘娘》《顶

^① 麻国庆、张亮：《进步与发展的当代表述：内蒙古阿拉善的草原生态与社会发展》，载《开放时代》，2012（6）。

卡花》等。^① 过伟试图从部分婚礼歌及师公唱本的神话故事中整理出毛南族神谱体系。^② 孟慧英以宗教信仰视角,从毛南族神话传说中解读出其中的道教、佛教以及毛南族图腾、祖先和多神等信仰元素。^③ 毛南族还保存着丰富的民歌资源,^④ 毛南族民歌的研究侧重从音乐角度讨论其形式及审美,^⑤ 或者以民歌角度切入探讨毛南族社会的其他面向等,比如杨秀昭将毛南族“肥套”仪式中的音乐与毛南族民间歌曲进行细致比较,从中彰显出毛南族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融合,^⑥ 王红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出发,将毛南族民歌还原到毛南族地理与生活空间中进行解读。^⑦

毛南族研究中,与人生仪礼、节日民俗方面有关的成果较为丰富。一些学者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毛南族的生育文化^⑧、婚姻习俗^⑨及丧葬仪式^⑩等。毛南族的传统节日非常丰富,不过,学者关注较多的是毛南族独特的分龙节。卢敏飞介绍了分龙节的节日过程和由来,^⑪ 谢铭和覃自昆分析了分龙节的现状和文化保护问题^⑫。

① 参见蒙国荣等:《毛南族文学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② 参见过伟:《毛南族神谱初录》,载《广西师院学报》,1988(2)。

③ 参见孟慧英:《毛南族的神话与宗教》,载《广西民族研究》,1989(2)。

④ 参见袁凤辰等编:《毛南族民歌选》,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

⑤ 参见谭亚洲:《毛南族民歌的审美特征》,载《民族艺术》,1997(3)。

⑥ 参见杨秀昭:《毛南族“肥套”仪式及其音乐解析》,载《歌海》,2010(1)。

⑦ 参见王红:《地理诗化与民族空间性:文化地理学视阈下的广西毛南族民歌研究》,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⑧ 参见黄润柏:《毛南族生育文化》,见陈长平、陈胜利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生育文化》,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5。

⑨ 参见覃成号:《下南乡毛南族婚俗》,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3)。

⑩ 参见卢敏飞:《毛南族丧葬制度考察》,载《广西民族研究》,1987(4)。

⑪ 参见卢敏飞:《五月分龙说庙节——毛南族分龙节及其文化研究》,载《广西民族研究》,1992(3)。

⑫ 参见谢铭、覃自昆:《毛南族“分龙节”的渊源、现状及保护》,载《广西社会科学》,2009(7)。

毛南族仪式节庆中,研究最为丰富的当属毛南社会以家庭为单位举行的还愿仪式——“肥套”了。蒙国荣对毛南族“肥套”仪式的具体过程、师公传承、所用唱本等进行非常详细的描述和分析。^①吕瑞荣以生态观念视角审读“肥套”仪式,并据此探讨毛南族的人神之间的和融关系。^②

一些学者以“肥套”仪式为出发点,关注毛南族敬神仪式中担当宗教职能的师公^③的生存样态,比如卢娇兰对师公传承和集群现象进行考察,^④陈焕兰对师公唱本进行分类和研究等^⑤。在敬神仪式中,师公的仪式表演也被称为“傩戏”或“条套”,韩德明对傩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田野考察。^⑥此外,学者还从傩戏的舞台动作^⑦、傩戏的音乐^⑧、傩戏的面具特征^⑨等方面关注毛南族傩文化。

“肥套”仪式和花竹帽制作是环江毛南族的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被毛南族视为不可或缺的家庭仪式,得以在民间生存,后者则与毛南族日常生活脱离了关系,成为一种需要特殊保护

① 参见蒙国荣:《广西省环江县毛南族的“还愿”仪式》,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4。

② 参见吕瑞荣:《神人和融的仪式——毛南族肥套的生态观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③ 蒙国荣将毛南族担当宗教职能角色的按仪式性质区分为:掌管敬神法事的师公,掌管驱鬼法事的鬼师,掌管送终法事的道士。师公和鬼师可合二为一,身兼两职,但两职均不能与道士职能互兼。参见蒙国荣:《毛南族傩文化概述》,载《河池学院学报》,2008(3)。

④ 参见卢娇兰:《毛南族师公研究》,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⑤ 参见陈焕兰:《毛南族师公唱本研究》,南宁,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⑥ 参见韩德明:《与神共舞:毛南族傩文化考察札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

⑦ 参见黄小明、赖程程、胡晶莹:《毛南族还愿仪式舞蹈“条套”的动作特征与文化内涵——广西环江毛南族民间舞蹈现状考察》,载《艺术百家》,2009(5)。

⑧ 参见何佳辉:《毛南族傩舞“条套”的音乐浅析》,载《民族艺术》,1992(1)。

⑨ 参见曹红玉:《广西环江县毛南族傩面具艺术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的文化遗产。如前所述,“肥套”仪式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是对于花竹帽的制作和传承等,学界的研究成果则很有限,目前只有吕洁较为系统地对此进行关注和研究,其中制作工艺是其重点考察对象。^①

毛南族传统社会制度与组织也引起学者关注,其中研究较多的集中在毛南族的谱系结构,尤其是“八疆”结构,以及毛南族社会的“隆款”政治组织上。占毛南族人口约80%的谭姓,自称谭三孝的后裔,其中谭三孝的一个曾孙生有八子,后来演变为八个宗族支系,称为“八疆”“八关”或“八轻”。毛南族认为,这八个支系是谭三孝后代中繁衍最兴盛的,他们聚族而居,常形成一屯一支系格局,支系覆盖整个毛南山区。也就是说,“八疆”是个血缘组织,但因聚族而居,同时也兼具地缘特征。^②但是,孟凡云认为,毛南族历史上很多他姓改姓谭,“疆”内部并非完全血缘关系,同时“疆”有严格的地域划分,因此毛南族的“疆”是阶级社会中的自我管理的地缘组织。^③然而,笔者认为,毛南地区的资源争夺、人群兼并与联合及记忆建构的过程是理解“八疆”的关键。

此外,毛南族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隆款”也备受关注。村落或几个村落联合,由自然产生的“村老”主持,制定称为“隆款”的习惯法,并篆刻在石头上,共享一个“隆款”的所有成员组成一个“隆款”组织。这些“隆款”习惯法在婚姻关系、山地开垦、暴力犯罪、社会交往等方面对毛南族进行规训。^④

① 参见吕洁:《毛南族花竹帽制作工艺考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

② 参见蒙国荣、谭贻生、过伟:《毛南族风俗志》,52~53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③ 参见孟凡云:《论明代广西毛南族谭姓“轻”组织的性质》,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

④ 参见包其剑:《毛南族习惯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